

莫小洛和南京班长恋爱的真实版本

10



裴志海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,中学毕业后,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,再进入“狼”集训队,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,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,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们开始跳伞训练,上级规定像李大队长这样年龄和级别的领导可以不跳。但是他每次都要跳,而且技术很好,我们都很崇拜他。在一次跳伞中,我受伤了,在部队医院住了几个月。住院期间,莫小洛居然来看我。我们聊了很多家常话,我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。

军旅文学

我和莫小洛恋爱了

我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,莫小洛后来每隔几天就要来看我一次,过了一段时间,几乎天天来。每次来都要帮我洗衣服什么的,这的确让我轻松了许多。每天我都盼着她来了。但我也很害怕,如果让李大队长他们知道了,那我就真的完蛋了。

爱情就是这样默默地发生了。莫小洛经常到我这里来,我们说说笑笑就熟得不能再熟了,最初的紧张和不安慢慢地消失了,我甚至还借着手帕的名义抓到了她的手,她的手细腻、白嫩,能看到手背上的血管,手掌很柔软,好像没有骨头一样,我一脸坏笑地说:“你的手长得真漂亮。”她一下子把手缩回了,把小手扬了起来:“你不正经了!”但她的脸突然红了,把手放了下来。我也有点害怕了,不敢看她,转过身子看着窗外,装作看风景的样子。

莫小洛很快又找到了一个话题,她说你知道不知道,我一直都很想当兵,中学毕业时报考的学校都是军校,高考落榜后,部队征兵时,我还跑到县武装部报了名,可惜人家不要女兵。

她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窗外,甩了一下头发,笑着说:“虽然我当不成兵了,但我以后要找一个当兵的,算是女兵了。”

说实话,那会儿我有点感动,我知道现在很少有女孩子愿意嫁给当兵的了。

我看了看莫小洛,她笑笑地看着我,看得出来,她很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。我想起了她曾经有过一次的爱情,她那次爱上了我们部队的一个班长,那个班长还因为这事被开

除军籍了。我有点不理解,很真诚地对她说:“那个家伙也真是的,他既然离开了部队,完全可以娶你的。”

她愣了一下,收起了脸上的笑容,捋了捋额前的头发,沉默了一会儿,摇了摇头,淡淡地说:“不是他不愿意,而是不愿意了……”

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,我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那天中午,莫小洛把她的那次爱情都告诉了我,我这才知道人们口口相传的东西原来并不可信。她说,那个班长老家的确是南京的,但不是市里的,只是属于南京的高淳县,很偏僻的一个地方,家还是农村的,父母也不是什么大官,都是农民。他从前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这都算了,男人谁没点虚荣心呢。他后来到南京市一家大酒店当保安,人家知道他当过特种兵,他身上也真有功夫,就让他当了保安队长,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块钱。按说,这在南京已经不错了,但他不满足,整天看着那个大酒店的小姐大把大把地赚钱,也莫小洛当小姐。她当然不干了,他就动手打了她,她又跑回来了……

我吃惊地看着她,有点不敢相信:“不会吧,我听说他在部队表现还挺好的,军事素质很过硬的。”

莫小洛看了看我,淡淡地说:“这有什么奇怪的?人都是会变的,我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时,我连跳到长江的心都有了,我真的去了长江大桥。”

我有点担心地看着她,但她很平静,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。我很佩服她,她终于抚平了自己的伤口。我突然对她有一种很怜惜的感情,她是个好女

孩,但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。

我愤愤不平地说:“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人,他怎么会这样呢?”

莫小洛悲伤地摇了摇头:“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坏人的,但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。那还是个星级酒店呢。那些小姐中,很多人都是有丈夫有小孩的,每天晚上都是她们的丈夫骑着摩托车把她们送过来,第二天早上再接走……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。其实想想,最可靠的男人还是在你们部队里。”

我和莫小洛眉目传情

我后来治好了伤,回到了部队,我们就很少见面了。每天从她家那个小店经过时,都是脉脉含情地互相注视着对方。这很正常,很多兄弟都在偷偷地看她,她也在看着我们大家,没有人能看出来,她实际上只是在看我一个人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们,我和她只是接过吻,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到那一步,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克制着,这样会让我们负罪感少一点,自欺欺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违反军纪,自己还是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军队,我不愿意让自己玷污这支伟大军队的荣誉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训练之中,如果爆发一场战争,我会第一个报名参战。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,一个像狼一样凶猛的战士!这样我心里会更好受一些。事实上,那时我的军事素质已经不比任何一个特种兵差了,甚至还超过了许多人,我毕竟是个第七年的老兵了。

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好兵。

潘连和周股长闹过别扭

时间过得真快,一年时间

很快就要过去了。这一年时间里,没有发生多少事情。我和莫小洛的爱情,没有人知道,我们见面都是在四十里外的江城。我虽然是个老兵了,但去一趟江城也很不容易。我对你们说过,我们训练时,一穿上迷彩服,军衔都统统卸掉了,也就是说,不管你是新兵、老兵,还是军官,在训练场上你就是一名特战队员。所以,我能出去的机会是周干事时,他负责大队的新闻报道,我见过他很多次,他经常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,跑到训练场上对着我们照个不停。他长得有点胖,脸庞很大,有几分官相。在我们特种大队里,大部分人都偏瘦,像这样的体型很难找到。我一直都觉得他为人还是不错的,总是笑眯眯的,有点像书上画的弥勒佛。我们在训练间隙休息时,经常找几个战友挤在一起,摆出各种很牛的造型,让他给我们照几张照片。他一般都会答应的,并且还会给我们冲洗出来,我们给他钱他也不要。但潘连就是看不惯他,一见到他,就阴沉着脸,有时还会撇撇嘴,咕哝一句:“什么玩意,不就是要笔杆子的嘛。”

我那时其实对潘连是有意见的,认为潘连这是看不起文

化人的表现。怎么说呢,我们这支部队在历史上也走过不少弯路,在红军时期,觉得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,容易动摇,杀过不少人。张国焘是个大知识分子,但他杀的知识分子最多,最后连看到戴眼镜、口袋里别个钢笔的都杀。我曾看过一位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,他说,那时都不敢说自己识字了。一个部队都是或多或少地带着过去的影子,我不能说是百分之百,至少在有些部队里,军事干部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看不起政工干部的,觉得他们就会耍笔杆子,玩玩嘴皮子,中看不中用。这些年部队招了不少地方大学生,有些人就受不了这个,没干多久就要闹着转业。所以,潘连这样说周干事时,我觉得潘连这样很不好,我甚至做好了连队再召开民主生活会时,给潘连提提意见的准备。

我这时和班长陈卫星混得很熟了,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。有一次我给他说了我的这个想法。陈卫星摇了摇头:“你不了解情况,不要瞎说。潘连不像你说的那样看不起政工干部,他和咱们指导员不是配合得挺好的吗?他和周干事就是尿不到一壶,你提也没用。”

我感到很奇怪:“他们两个有什么事?”

陈卫星说:“你别打听了,潘连就是看不惯他,你敢在他面前提他,潘连就会跟你急。”

我锲而不舍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,他刚开始还不想说,说这就像在背后讲人家坏话一样,不是君子所为。我再三要求,搞得他不胜其烦,只得很详细地给我说了潘连和周干事的那档鸟事。

陆西若因为初恋情人的背叛才变成如今这样



美良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,两人从误会到相知,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,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,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陆西若失踪一星期回来后,性情变得特别暴躁。他请刘林帮他抚养一个孩子,孩子的母亲在怀他时患上了白血病,为了将他保住放弃了治疗,产下他当天便撒手人寰了。刘林答应了他的请求,她没问孩子是否是陆西若的。直到一次在金谷的钱包里发现一张女人的照片,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叫梦清,是陆西若的初恋情人。

情感天空

陆西若和初恋情人的故事

陈树风找刘林帮忙。刘林开始还以为是有关于杨杨。陈树风说的却是关于陆西若的事。陈树风以为刘林对陆西若和尤梦清之间的事一无所知,所以一开始就将他们的事简略地讲了一遍。

刘林从他口中得知,尤梦清当初因为男友吸毒而需要大量资金,所以刻意接近陆西若,从他身上捞取供养男友吸毒的资本。等到陆西若发现这一真相时,已经深陷情网。那是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女人,以为会相依相偎走到人生的终点,最终却发现自已真心相待的人真心待的却不是自己,其痛可想而知。

据陈树风说,和尤梦清分手后,陆西若足足消失了十个月,无影无踪,他们找到最后甚至都已绝望。就在他们认定他已不在人间的时候,陆西若回来了,回到了他们的视线中,但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,变得孤僻、冷酷、少言,也就是现在这样的陆西若。陈树风说,以前的陆西若性情并非如此,他爱好户外活动,开朗健谈,话语幽默,待人热情真诚。说是梦清毁了他整个人一点也不为过。

即便梦清伤他如此之深,最后分手,但他依然给了梦清一百万,嘴里说是为了偿付她之前陪伴自己的两年时光。其实陈树风最清楚,他是不想她为了钱再次出卖自己。

他当时就断定陆西若对这份感情根本就放不下。果不其然,之后数年,陆西若一直暗中关注着梦清的状况,不时以各种借口资助她,动用各方面的关系使她在男友吸毒的压力下

不致生活流离失所。甚至在梦清拒绝他的帮助,进入声色场所讨生活后,他放下身份逐着她的身影转遍了其所工作的每一处声色场所,不惜被人误解和谎言。这其中误解和谎言他的人,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刘林。其实如果刘林当初跟着陆西若出入那些声色场所,毫无疑问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总有同一个人出现,那就是梦清。

梦清去世后,陆西若始终未能走出阴影。最初他只是情绪低落,脾气变得暴躁,陈树风以为这只是暂时的,一切都将过去。不料最近他却迷上了醉酒飙车,时常于凌晨走出酒吧后,驾上车一路上肆无忌惮地狂奔。这是疯狂而危险的举动,这就叫陈树风不能不担心。

这事刘林听金谷提起过,但没有陈树风说的这么严重,只说陆西若超速驾驶,被罚了款,也没提陆西若是醉酒飙车。刘林道:“这事,我好像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陈树风道:“我想让你劝劝他。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,只有你说的话,他还有可能会听。”

刘林道:“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和他之间的关系,他怎么会听我劝?”

陈树风道:“他信任你。”刘林微微扬起下巴,她在消化这句话。陆西若信任她?可能吗?陈树风接着道:“他把梦清的孩子托付给你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爱梦清,将她的孩子视如己出,所以不会随便托付给一个人。”

总是一种非常妙的感觉,虽然对于陆西若对自己信任与否她是毫不在意的。

“我试试看。”她说,心下却一片茫然。

茵子流产了

周日早晨,喂小亮喝完奶后,刘林回到床上想再补一觉,她实在太累。昨天陪陆西若爬山散心,到现在还浑身酸痛。刚刚躺下,却听见外面吵吵闹闹的,还听见苏月的声音,于是又下床,去了解情况。

母亲抱着小亮开了门,站在门口。刘林透过敞开的门,一眼看见大着肚子的茵子在和苏月争吵。苏月嚷道:“一大早就跑我这撒什么野?什么东西!”

茵子一遍遍叫道:“叫那个不要脸的老媳妇出来!有种勾引我男人,倒没种见我了?不要脸的媳妇!”她一口一个媳妇,刘林实在听不下去,挣开母亲的阻拦,走上前道:“你说话能不能干净点?她是媳妇,你又是谁?当初是谁介绍她的婚姻?任何人骂她媳妇都可以,就是你没这资格!”

杨杨从房间里出来,她也是被吵醒的。茵子本来被刘林说那一顿,气焰灭了一截,可一见到她,马上又激动了,一口唾沫直吐到她脸上。杨杨还迷迷糊糊的,也没料到她会来这一手,傻傻地被她吐了个正着。

苏月气得捋了袖子,道:“什么野女人!找打是不是?”杨杨拉住她,对茵子道:“你把话给我说明白,一大早的你打上门来,什么意思?”茵子嚷道:“什么意思?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?”将一沓照片砸过来,“你看仔细了,这都是你做的不要脸的事情!”

苏月捡起照片,上面是杨杨和陈树风在一起用餐,各个角度都有。

杨杨摸不着头脑,疑惑道:“我什么时候跟他一块吃过饭?”刘林仔细看了照片,发现照片里的餐馆就是楼下的西餐厅,照片上还有日期,一下都明白了,对杨杨道:“就是陈树风来找我那天,在楼下碰见你和金谷,就一起吃的晚饭。”向茵子道:“你这是找的哪家私家侦探?怎么这么缺德!当时还有我和金谷呢,他怎么就不拍?”

杨杨也想起来了,就前几天的事,她还记得当时刘林说陈树风找她帮一个忙,与陆西若有关,但没有透露太多。她再仔细看看照片,想起那是在等上菜的时间,金谷和刘林,一个去了洗手间,一个去前面的管理处拿信件,所以相片里就只有她和陈树风两个人。那时他们也就是闲聊了几句。对于她来说,陈树风已经是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,只是曾经相识,如此而已。她没想到的是,茵子对她与陈树风之间的关系却是如此敏感而又讳莫如深,竟然会去请私家侦探跟踪他们。

杨杨正要解释,茵子却因为听了刘林的话,反应激烈,沫直吐到她脸上。杨杨还迷迷糊糊的,也没料到她会来这一手,傻傻地被她吐了个正着。苏月气得捋了袖子,道:“什么野女人!找打是不是?”杨杨拉住她,对茵子道:“你把话给我说明白,一大早的你打上门来,什么意思?”茵子嚷道:“什么意思?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?”将一沓照片砸过来,“你看仔细了,这都是你做的不要脸的事情!”

茵子嚷道:“终于肯承认

了!”

刘林气道:“承认又怎么样?她与陈树风之间就算有感情又怎么样?如果他们之间真有感情,难道你就不觉得愧疚,就那么心安理得?你别忘记是在你们的婚姻里强插了一脚!你才是真正不要脸的人,才是真正的第三者!这是因为杨杨善良,换了是我,哪里轮到你在撒野?”

杨杨在一旁摇她手臂,示意她嘴下留情,别太伤了茵子。茵子已是气急败坏,见到杨杨的动作,理解为她这是在怂恿刘林,便失去了理智,走上前一步,一巴掌向杨杨挥去。刘林出于保护杨杨的本能,一把将她手臂抓住,甩开。

茵子借机退后一步,往地上坐去,本意是想吓唬一下刘林和杨杨,却因为没有把握好力道,以致脚下一滑,反而真的跌倒。

几个人看见血顺着她小腿流下来,全傻了,苏月光用手指着她,话也不会说。还是刘母经过事儿,对刘林道:“林子,赶紧送医院,赶紧!”

三人这才如梦初醒。但赶到医院后,大人无碍,腹中胎儿却不保。半小时后,陈树风、金谷和陆西若都赶到了医院。陈树风十分悲痛,谁都不理,只是呆呆地抱住茵子。茵子从头哭到尾,见到他,越发伤心和委屈,哭得亦越发厉害。

刘林退出病房,坐在走廊的椅子上。陆西若跟着她出来,坐到了她旁边。她这才流泪,说了得知胎儿不保后的第一句话:“都是我的错!”

陆西若不知说什么好,起初是很恼他,恼他做事不知分寸,可此时见她如此状况,责骂的言语怎么都无法出口。